淮水润古城　转型谱新篇

张万金

淮水汤汤，横贯皖中；文脉悠悠，绵延千年。淮南古称州来、寿春，地处淮河中游、江淮分水岭北侧，自古扼守“中州咽喉，江南屏障”，是淮河文明的重要承载地，也是皖北独树一帜的文化瑰宝。如今，这座城市正全力建设国家新型能源基地，逐步摆脱单一资源型城市的旧有标签，以千年文脉为根基、以绿色转型为路径，在古韵传承与时代革新的交融中，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它告别了传统的工业刻板印象，兼具文脉厚重、淮水灵秀、非遗温情与新兴产业勃发的活力，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文明的印记，每一缕风都诉说着古城蝶变的新篇。

淮南的文脉根基，深植于八公山的哲思，蕴藏于《淮南子》这部传世典籍。这是城市核心的文化灵魂，也是淮南区别于其他皖江城市的独特标识。西汉年间，淮南王刘安在此广纳贤才、潜心著述，融汇道、法、儒诸家思想精华，编撰成《淮南子》这部文化巨著。该书上究天文地理，下探人世百态，系统阐释宇宙本源与自然规律，留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叶知秋”等经典典故，更承载着丰富的上古神话，堪称古代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淮河文化最鲜明的符号，八公山因此名传千古。如今，八公山上的刘安祠古朴肃穆，青瓦灰墙尽显千年古韵，祠内史料再现了当年聚众著书的盛景；淮南子文化园依托雕塑、碑林，将古籍哲思转化为可感景观，让先贤智慧穿越时空滋养今人，成为淮南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阵地。

淮南的文化温情，藏于千年豆腐非遗的烟火传承之中。这是源自历史的市井滋味，更是享誉全国的城市名片。相传刘安在八公山炼丹时，偶以石膏点浆创制豆腐，这项技艺自此从淮南传遍全国、走向世界，淮南也因此成为全球公认的中国豆腐发源地。淮南豆腐制作技艺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选豆、磨浆到点卤、成型，道道工序恪守古法，凝聚历代匠人之心，承载着千年的饮食智慧。一年一度的中国豆腐文化节，早已超越饮食节庆的范畴，成为淮南对外展示文化魅力、拓展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吸引海内外宾客齐聚，品豆腐全宴、赏非遗技艺，读懂豆腐里的千年底蕴。漫步淮南街巷，清晨豆腐脑香气四溢，家常豆腐菜鲜香醇厚，这份味蕾记忆，是当地人的浓浓乡愁，更是城市文化最鲜活的载体。

淮南历史厚重，兼具千年古城的沧桑与红色血脉的传承，家国情怀早已融入城市血脉。作为千年古邑，这里曾为楚国故都、汉代名城，州来、寿春古城遗迹，见证了春秋战国至秦汉的风云变幻。淮河两岸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串联起数千年不间断的文明脉络。近代以来，淮南更是红色热土，作为淮南抗日根据地核心区，罗炳辉、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领导军民浴血抗战，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大通煤矿工人救亡运动、藕塘战斗等事迹，书写了淮南儿女保家卫国的壮烈篇章。如今，市烈士陵园、罗炳辉将军纪念馆等红色阵地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常年接待群众瞻仰缅怀，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场所，先辈的奋斗精神始终激励着淮南人在新时代奋勇前行。

淮河作为淮南的母亲河，穿城而过，滋养沃土，造就灵秀的生态底色，更为城市转型筑牢绿色根基，实现文脉底蕴与生态宜居的相融。经过多年系统治理，淮河淮南段水质持续改善，两岸生态廊道绿树成荫，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焦岗湖国家湿地公园芦苇摇曳、水鸟成群，是天然的“城市绿肺”；瓦埠湖碧波荡漾、渔舟点点，湖畔田园风光静谧，勾勒出皖北水乡的独特灵秀。淮南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优化城市绿化布局，“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已成为市民生活常态，让千年古城在绿水环绕中愈发宜居温润、充满生机。

立足国家新型能源基地建设的新征程，淮南以文化为魂、以转型为翼，推动古韵与新风共生，逐步跳出资源型城市的传统发展定式，闯出一条高质量转型新路。作为淮河生态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合肥都市圈核心成员，淮南依托区位和产业优势，摒弃粗放发展模式：一方面深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推动传统能源产业提质升级；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培育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构建绿色低碳、多元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为能源基地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同时，淮南深挖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将八公山、豆腐、淮河、红色四大文化串珠成链，打造特色文旅品牌，让文化软实力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为淮南开放发展拓宽了格局。境内京九、阜淮铁路纵横，滁新、蚌合高速贯通南北，淮河航道通江达海，淮南港成为淮河中游重要内河港口，水陆联运体系日渐完善。合淮同城化深入推进，让淮南快速融入区域发展大局，抢抓协同发展机遇，提升城市开放能级。民生福祉持续改善，让古城更有温度：老旧小区改造、背街小巷整治扎实推进，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不断完善，政务服务高效便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稳步提升。清晨，早市的牛肉汤香气扑鼻；傍晚，淮河岸边游人闲适漫步。烟火气与宜居景致相融，绘就温暖和谐的民生画卷。

从八公山的千年文脉到豆腐非遗的烟火气息，从淮河的生态灵秀到红色基因的传承，从千年古城的深厚底蕴到能源基地的蓬勃活力，淮南正以全新姿态阔步前行。褪去旧标签，展现新风采。这座淮水之畔的千年古城，怀揣文化自信，坚守绿色初心，勇担转型使命，踏着时代节拍，在古韵传承中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奋力书写现代化美好淮南的崭新篇章。

鸳鸯湖　贾文江　摄

淮南大地上的璀璨明珠——芍陂

赵　阳

“打响文化资源牌”之
“淮南历史文化撷英”
（第十季）大型征文

距寿县古城 30 公里处，有一座水利工程，烟波浩渺，气象万千，历经千年而生生不息，偏居一隅却璀璨夺目。她，史称芍陂，今名安丰塘，约建于公元前 605 年至前 594 年间，由楚相孙叔敖主持修筑，距今已有 2500 余年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素有“世界塘中之冠”的美誉，被誉为中华民族灌溉文化的“活化石”。1988 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 年，获国际灌排委员会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同年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一

芍陂之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因陂塘周边盛产“白芍”而得名。东晋时期，因侨置安丰县于此，故又称安丰塘。自此两名并用，清代以后多称安丰塘。其早期轮廓，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有详细描述：东倚高岗，西临淠水，南接丘陵，北望平原。孙叔敖巧妙利用三面高、一面低的地势，筑堤蓄水，灌溉农田，为楚庄王图霸奠定了坚实的粮草基础，也使淮南成为楚国东进北上的战略要地。

芍陂主要水源来自江淮丘陵北坡的山源河。因水量有限，孙叔敖又开凿子午渠（亦称淠源河），引沘水入陂，下游则可泄水入淮。

据古籍记载，芍陂周长常记为“百里”，因历代水位不同，实际在 120 里至 324 里之间浮动。其灌溉面积，史载多为“万顷”。如今的安丰塘，堤长 26 公里，蓄水面积 34 平方公里，常年蓄水量约 1 亿立方米，堪称“天下第一塘”。

古时芍陂四周设有五座口门：东北为井字门，连通淝水；陂北并列东西两门，分别为芍陂渎口与羊溪门；西北为香门；陂南五门亭附近为进水口，承纳山源河与淠源河来水。隋代口门增至 36 座，清康熙年间改为 28 座，1955 年改建为 24 座，沿用至今。

二

芍陂体系科学，功能完备，引、蓄、灌、排、泄兼具，堪称中国治水史上的杰作与灌溉发展史的里程碑。其核心体系虽历经变迁，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建成之初，芍陂“周一百二十许里”“灌田万顷”。楚国为成就霸业，连年用兵，粮食生产尤为重要。芍陂的建成大幅扩展了水稻种植面积，保障了军民粮饷，是孙叔敖辅佐楚庄王跻身“春秋五霸”的重要支撑。楚国以水利兴农，推动了江淮地区农业生产方式的进步。

千百年来，凡有识之士皆重视芍陂修治，且“大获其利”。东汉王景主持修缮后，灌区“垦辟倍多”“境内丰给”。曹魏邓艾建大香水门，既利灌溉，又通漕运，成就“龙泉之陂，良畴万顷”。北宋张旨大修后，更实现“灌田数万顷”之效。古人曾赋诗赞曰：“鲂鱼鲂鲂归城市，粳稻纷纷载酒船。”

新中国成立后，安丰塘成为淠史杭灌区重要的反调节水库，引大别山区佛子岭、磨子潭、响洪甸三大水库之水，配套 4 条分干渠、36 条大型支渠，灌溉面积达 67 万亩，受益人口约 60 万，覆盖 13 个乡镇、2 个农场、114 个村落，水产品年产量约 4 万吨。寿县也因此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和渔业百强县。

2500 多年来，芍陂水利文明绵延不绝。从西汉设陂官，到明清置塘长；从清光绪三年乡民共议《新议条约》，到民国召开塘民大会，再到当代成立用水户协会，形成了官民共治、薪火相传的管理传统。

安丰塘也是中国生态农业的“古样板”。灌区有野生动物 150 余种、植物千余种，板桥席草为全国四大基地之一，皖西白鹅列入国家种质资源保护名录，寿带、鸳鸯、天鹅、虎纹蛙等珍稀物种在此栖息。灌区所产银鱼、瓦虾、鲢鳙获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寿州”大米、“古塘”莲藕、“寿丰”甲鱼等绿色食品广受欢迎，华祥果菜远销海外。

这座千年古塘，已成为寿县人民的“当家塘”“幸福塘”。建筑学家罗哲文考察时曾赋诗赞道：“楚相千秋业，芍陂富万家。丰功同大禹，伟业冠中华！”

三

安丰塘底蕴深厚，是中国农耕文化的“积淀地”。灌区人民在与自然共生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吸引着海内外目光。

这里是淮岸著名的“中国书法之乡”，诗书传统深厚，从七旬老者到垂髫孩童，习字之风蔚然。

这里也是全国端午习俗集中分布区之一，“芍陂龙，八公诗，寿州香草天下知。”端午龙舟竞渡、“二月二”保义舞龙、正月十六淠河湾“走太平”等民俗活动，场面热烈，传承不衰。

这里还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正阳关抬阁、肘阁被誉为“空中舞蹈”，海外专家称其为“无言的戏剧”；寿州锣鼓则被称为“会说话的锣鼓”。那锣鼓声时而急如骤雨，撼人心魄；时而轻如雨打芭蕉，抚慰心灵，正是灌区人民北雄南秀性格的生动写照。

此外，安丰塘传说、寿州剪纸、八公山豆腐制作技艺、淮河柳编等，已分别列入国家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些源于田间水边的艺术，散发着泥土芬芳，是劳动者亲手创造的、真正属于民族的大众艺术。面对它们，谁能不为之倾心赞叹？

一塘清水，溉沃土，助霸业，兴寿春，滋养了中国农业与水利文明，凝聚着先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至今，她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昭示着“治国必先治水”“民以食为天”的深刻哲理。

一部芍陂史，既是楚文化的水利史，也是中华民族“活着的水利史”。近年来，灌区在发挥蓄灌、防洪、生态、水产等综合效益的同时，依托历史与地理优势，举办农民丰收节、安丰塘捕捞嘉年华等活动，大力发展文旅产业。这颗文化明珠正愈发璀璨，千古芍陂，续奏新声。

典说淮南历史
第一季

『星罗棋布』的淮南新石器文化遗址

周　强

《中国史前文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作者王仁湘在解读作品时说：“距今一万年前后，人类社会跨入到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考古学上所说的新石器时代。现今在中国大地上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如星罗棋布。”罗庸《中国文学史导论》（北京出版社）持同样观点：“目前已发现的我国新石器文化遗址，星罗棋布，分散在极其广大的地域内。”两本著作都使用了“星罗棋布”这一成语。《汉语成语大全》载，此成语出自北魏无名氏《中岳嵩阳寺碑》“塔殿宫堂，星罗棋布”，释义是“像星星罗列在天空中，像棋子分布在棋盘上，形容数量多，分布广”。实际上东汉班固《西都赋》“列卒周匝，星罗云布”更早，可视为“星罗棋布”的雏形。

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星罗棋布，淮南文明与中华文明同步发展，淮南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密集程度同样可用“星罗棋布”形容。古淮南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植被繁茂，物产丰富，是较早有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考古 60 年》载，省内淮北及沿淮地区“在距今 8000—6000 年，已形成一支具有自身特征的文化，有学者提出‘双墩文化’概念”。双墩文化是目前淮河中游地区已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被称为淮河流域的“文明曙光”，因发现于蚌埠市淮上区双墩遗址而得名。

该所另一篇文章《安徽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双墩文化概说》指出：“双墩遗址内涵更具典型性，可以将中游地区这一新的文化序列统领起来，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以‘双墩文化’称之更为合适。”文章提到，与双墩同类的文化遗址包括凤台县峡山口遗址。

潘集区高皇镇小孙岗遗址是淮河中游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典型代表，年代距今约 7200—6800 年，文化层可追溯至双墩文化时期。遗址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显示，小孙岗先民以采集菱角等水生植物为主，并已掌握粳稻栽培技术，但尚未形成规模。小孙岗遗址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属省级文保单位的淮南新石器文化遗址还有田家庵区魏家古堆遗址和大通区欢灯遗址。

姚尚书《淮南历史漫步·淮水孕育的文明》（黄山书社）记述了淮南市域内新石器文化遗址“星罗棋布”的状况：“市境发现较重要的新石器时期聚落遗址达数十处之多，如果细加盘点，这样的聚落遗址还会更多。它们沿着淮河两岸呈带状分布，展开的是古代淮南人渔猎樵耕的历史画卷，文明的火种散播得久远而广泛。淮河以南较大的聚落遗址有獐墩孜、翻嘴顶、陈寺陂、魏家古堆等 4 处。其中獐墩孜遗址、陈寺陂遗址位于田家庵区境内，翻嘴顶遗址、魏家古堆遗址位于谢家集区境内。淮河以北潘集区境内有青风岭、小田寺、小孙岗、胡家岗、大古堆、幸家古堆、小孤堆 7 处遗址。凤台县境内有孤堆寺遗址。打磨使用过的石器、火烧土的痕迹等等，证明了它们是新石器时代的聚落。”

姚先生著作出版时，寿县尚未划入淮南。若计入寿县新石器文化遗址，数量更是众多。早在民国时期，当地即发现“秦汉以前遗址计获十二”；新中国成立后，持续考古工作又发现上百处。从出土器物可知，寿县先民能够制作和使用方格纹、条纹陶器，定居于水边高地，种植水稻，捕捞蚌类为食，并使用牛、羊、鹿等动物的肩胛骨烧灼占卜。

龙山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淮南市龙山文化遗址众多，主要分布于寿县境内，文物遗存极为丰富。寿县丁家孤堆、斗鸡台、卫田等遗址，均发现龙山文化时期遗存。卫田遗址位于炎刘镇，遗址清理出龙山时期房址两座、壕沟一条及大型灰坑一座。壕沟与城墙功能相近，均起到保护聚落的作用。龙山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 2600—前 2000 年，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界定，正处于古国时代第二阶段后期至第三阶段前期，对应古史所称“万国”“万邦”时代。卫田这类聚落遗址，已具备古国时代“邦”“国”的规模。

三　眼　井

袁　中

淮河（淮南）文化漫谈
（第七季）征文

古城驿巷深幽处，三孔井口最动人。

在我看来，家乡古城的三眼井具有幽远、精巧、拙朴、实用的特点。

家乡古城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楚国最后的都城所在地。如果有心在古城内游览，总会发现不一样的景致，三眼井便是其中独具特色的景观之一。

幽远，是三眼井给我的第一感受。

三眼井位于古城南过驿巷南端。南过驿巷是供历朝历代信使传递信息、休憩打尖的古驿道，它与三眼井一样，可谓历史悠久。翻看明代嘉靖版《寿州志》，其中便记载着寿州“内八景”，寿州也就是今天家乡古城的古称。由此推断，古城里的三眼井作为“内八景”之一，至少已经存在四百余年了。

行走在南过驿巷，看着眼前的三眼井，我的脑海里有时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数百年前，一位信差身挎信袋，策马疾驰在古城南过驿巷的青石板路上。驿巷深深，马蹄声声。到了三眼井附近，信差或许口渴难耐，勒住马缰绳，翻身下马，从三眼井中打水，一饮而尽，而后又急匆匆跃马，朝着目的地继续前行。

精巧，这是三眼井散发出来的内在气质。

三眼井是一方水井，四周由略高于地面的长条石块砌成近似正方形的区域。井栏并不高，目测高出地面三十厘米左右。

与古城其他古井迥异之处在于，三眼井并列有三个井口。这一精巧的设计，方便人们同时从井中打水，不至于相互干扰，体现了古代工匠的匠心。这三个井口并非由数块青石拼接而成，而是由同一块巨大青石雕凿而成，形成了天衣无缝、浑然一体的整体。

拙朴，则是三眼井显现出来的鲜明特征。

三眼井的井栏满是岁月痕迹，井栏通体早已失去往昔棱角，被摩挲得十分光滑。井栏青石表面凹凸不平，部分青石还有大小不一、形状不规则的缺损，从中可清晰窥见岁月沧桑。

井栏外延除北侧依稀可见寥寥数行文字外，其他地方并无雕饰性文字或图案，仅存的文字也已磨灭得斑驳模糊。

从井栏往下看，圆形井壁由青砖砌成，每块青砖上都覆着一层厚厚的深绿青苔。苔迹深深，苔痕苍苍，几乎看不清青砖的本来面貌，只能隐约辨出青砖的大致轮廓。这些青苔默默无言，静静守护着这方古井。

井波不惊，水面清澈，倒映着三个圆孔状的井口，恍若三面明亮的镜子，与略显幽暗的井壁形成鲜明的色彩反差。旁边人家的低矮屋檐，也无意间映入井中，情趣盎然。

实用，是三眼井至今仍在发挥的功能。

我以为，古城里烟火气最足的地方，是四通八达的巷子。巷子如同人体细密的毛细血管，为城市输送着活力。

烟火巷陌绕，井边最喧嚣。

水井是巷子的灵魂。有了水井，巷子便有了灵气，有了生机，也才有了鲜活的画面。这一情形，自古亦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中便有此说。

三眼井附近，常常是一派浓郁的生活场景。井旁，有人洗菜，有人洗衣，也有人将汲出的井水挑回家中。人们彼此说笑打趣，家长里短、生活琐事、逸闻趣事，都在井边娓娓道来。

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常常在井边不经意间流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三眼井旁演绎的，正是这样一幅悠然平和的百姓寻常生活图景。

数百年来，三眼井附近始终是这样忙碌安然的汲水景象。以致井壁上许多地方，都被井绳勒磨出一道道或长或短、或深或浅的凹痕，这些凹痕仿佛在诉说着三眼井的沧桑历史。

由此，我联想到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井常以幽深清澈、洁净超然的特性，成为文人墨客笔下常见的抒情意象。唐代诗人李白在“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的诗句中，便借景抒情，寄寓了理想未竟的怅然之情。

如今，三眼井已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不断吸引着外地游客前来访古探幽，感受千年楚都古城的独特魅力。